

論跨界「異 \longleftrightarrow 同」互動的雙螺旋層次系統 ——以「0一二多」為主軸切入作考察

陳滿銘*

摘 要

宇宙人生的萬事萬物，都由「異（歸納：科學性）、同（演繹：哲學性）」二元產生互動，形成各式各樣的「雙螺旋層次」，以呈現它「以同包異」（順向：徹下）、「以異顯同」（逆向：徹上）的層層系統。而這種「雙螺旋層次系統」，是可由「0一二多」作主軸加以層層貫穿的。本文即由此主軸，舉「思維」、「辭章」、「完形」等領域為例，進行考察，以見其「哲學 \longleftrightarrow 科學」對應、貫通之整體「鍵軸性」。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關鍵詞：「異、同」互動、雙螺旋層次系統、「0一二多」、「哲學 \longleftrightarrow 科學」對應與貫通、鍵軸性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退休教授。

On the Double Spiral Level System of a Cross-Boundary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ce and Sameness --An Observation on the Axis of “(zero) one \longleftrightarrow two \longleftrightarrow multitude.”

Chen Man-Ming*

Abstract

All things and creatures in the universe and life belong to the level systems in which difference (induction: scientific) interacts with sameness (deduction: philosophical) and then forms all kinds of “double spiral levels,” which manifest the phenomenon of using sameness to cover difference (progressive; sideward down) or using difference to show sameness (retrograde; sideward up). And this “double spiral level system” can be gradually penetrated by the axis of “(zero) one \longleftrightarrow two \longleftrightarrow multitude.” Based on this axis, this article uses “thinking,” “composition,” and “complete form” as examples to make an observation in order to see the nature of “key and axis” which shows the corresponding and conne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s a whole.

Keywords: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ce and sameness, double spiral level system, (Zero) one \longleftrightarrow two \longleftrightarrow multitude, corresponding and conne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nature of key and axis

* Retired professor at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論跨界「異 \longleftrightarrow 同」互動的雙螺旋層次系統 ——以「0一二多」為主軸切入作考察

陳滿銘

一、前言

任何學術之「研究」，都離不開「科學方法」，而「科學方法」必定涉及「求異」與「求同」互動的「雙螺旋層次系統」。一般而言，開始時，先在某一層面作「移位」或「轉位」式的「求異」，有了結果之後，再提升到高一層面作「包孕」式的「求同」，且以高一層面之「求同」來檢查低一層面的「求異」；兩者就如此互動，加上「對比 \longleftrightarrow 調和」的雙螺旋作用下，繼續不斷地提升其層面，以逐漸由某一學術領域跨界到其他領域，譬如由「人文學科」跨到「社會學科」、「自然學科」，並由此層層提升到最高層面，自然就形成「以同包異」（順向：徹下）、「以異顯同」（逆向：徹上）的「雙螺旋層次系統」¹。本文即以此為重心，先探討哲學「0一二多」（含「(0)一 \longleftrightarrow 二 \longleftrightarrow 多」、「多 \longleftrightarrow 二 \longleftrightarrow 一(0)」雙向）雙螺旋層次系統之形成，再從「思維」、「辭章」與「完形論」等與「意象」關係密切的不同領域，由這種「異 \longleftrightarrow 同」互動的「0一二多」雙螺旋層次系統作對應、貫通之觀察，然後作相關討論，凸顯其「順向：徹下」或「逆向：徹上」予以統整之「鍵軸性」，以見它在「知識創新」上的重要功能。

二、哲學「0一二多」雙螺旋層次系統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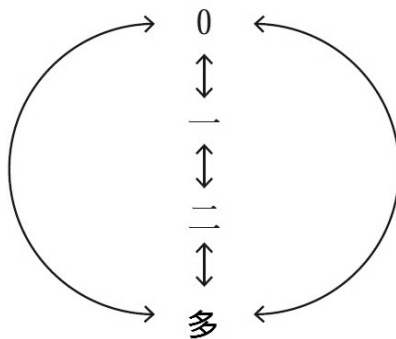
大體說來，以宇宙萬物創生、轉化的動態歷程而言，是初由「陰陽二元」開始互動，再經「移位」（秩序）或「轉位」（變化）的轉化過程，然後經「包孕、

¹ 陳滿銘：〈試論方法論原則之層次系統——以修辭與章法為考察範圍〉，中山大學《文與哲》學報 20 期（2012 年 6 月），頁 367-407。

對比與調和」(聯貫),產生「徹下、徹下」的作用,由「統一」將「秩序」、「變化」、「聯貫」等規律產生雙螺旋作用加以整合,終於形成「0一二多」之「雙螺旋層次系統」的。而以古代聖賢之探討而言,則他們是先由「有象」(現象界)以探知「無象」(本體界),逐漸形成「多 \longleftrightarrow 二 \longleftrightarrow 一(0)」的逆向(上徹)雙螺旋結構;再由「無象」(本體界)以解釋「有象」(現象界),逐漸形成「(0)一 \rightarrow 二 \rightarrow 多」的順向(下徹)雙螺旋結構的。就這樣一順一逆、一上一下,往復探求、驗證,久而久之,使「(0)一 \longleftrightarrow 二 \longleftrightarrow 多」(順向:下徹)與「多 \longleftrightarrow 二 \longleftrightarrow 一(0)」(逆向:上徹)產生「互動、循環、往復而提昇(或下降)」的作用,而形成「0一二多」(含順、逆雙向²)雙螺旋層次系統。這可從《周易》、《老子》的相關論述中獲得證明³。

由於這種研究之涵蓋面極大,雖然個人在多年以前,用科學方法尋得「模式」與「方法論」,以「0一二多」雙螺旋結構為軸心,從章法、意象、篇章結構與辭章多角度切入,曾出版十幾種專著,又在兩岸學報或一般期刊發表過兩百多篇論文,並指導過相關博、碩士論文幾十篇⁴,且以「『多二一(0)』螺旋結構——以哲學、文學、美學維研究範圍」為題撰寫過專著問世⁵。總結起來說,這種「雙螺旋」,由「層次結構」而「系統」,是可用如下簡圖加以呈現的:

(一)單一雙螺旋層次結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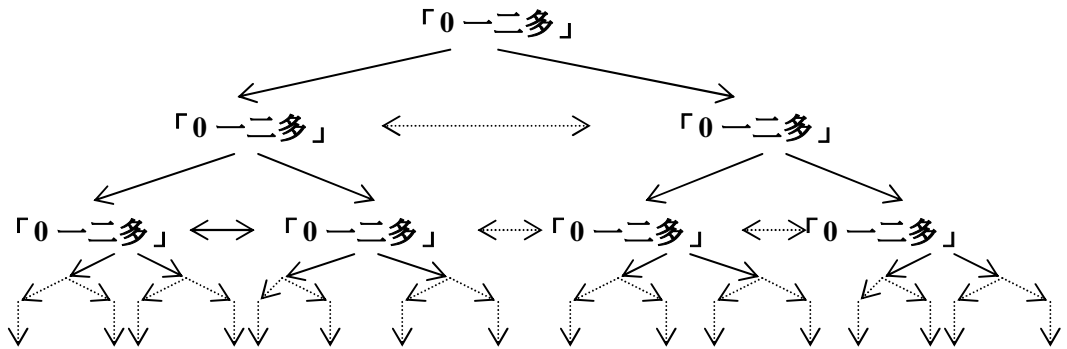
² 為簡便起見,在下文裡不再作「含順逆雙向」之輔助說明。

³ 陳滿銘:〈論「多二一(0)」的螺旋結構——以《周易》與《老子》為考察重心〉,臺灣師大《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48卷1期(2003年7月),頁1-20。

⁴ 陳滿銘:〈章法學三觀體系的建構過程〉,《章法論叢·第七輯》(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3年),頁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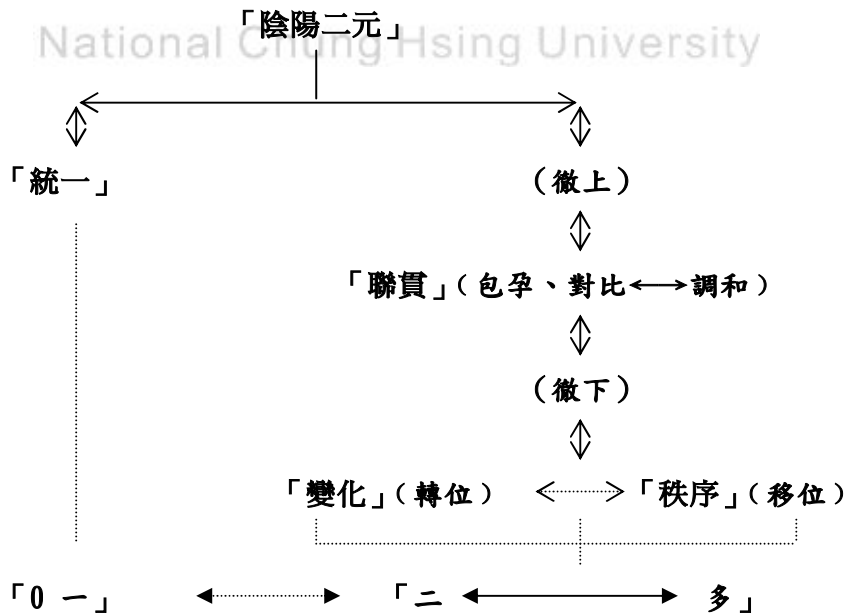
⁵ 陳滿銘:《「多二一(0)」螺旋結構論——以哲學、文學、美學為研究範圍》(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頁298。

(二)逐層包孕的雙螺旋層次系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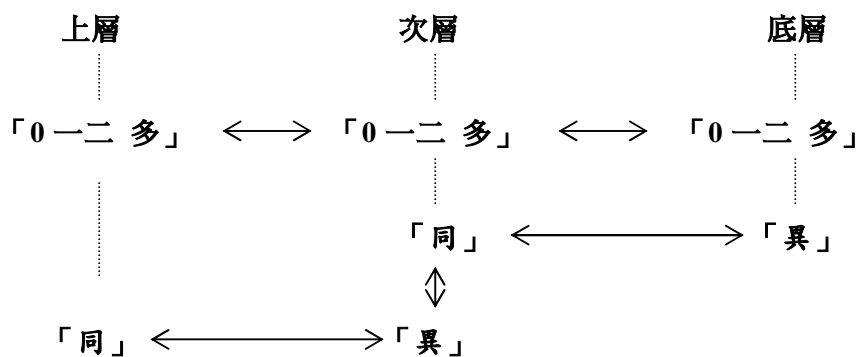
而此「層次邏輯」每一層的的內容或意象雖可以萬變、億變，但其雙螺旋結構卻不變，都以「陰陽二元」之互動為「二」，「秩序（移位）、變化（轉位），聯貫（包孕、對比與調和；下徹）為「多」，「統一」（包孕、對比、調和；上徹）為「一（0）」。

其關係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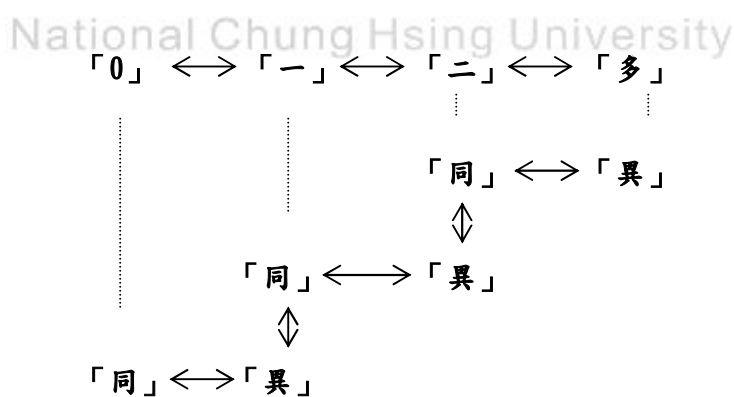


這種雙螺旋的「層次結構」與「系統」，首先從「大螺旋（同）↔小螺旋（異）」來看，以三層為例：「次層、底層」中的「底層」為「異」、「次層」為「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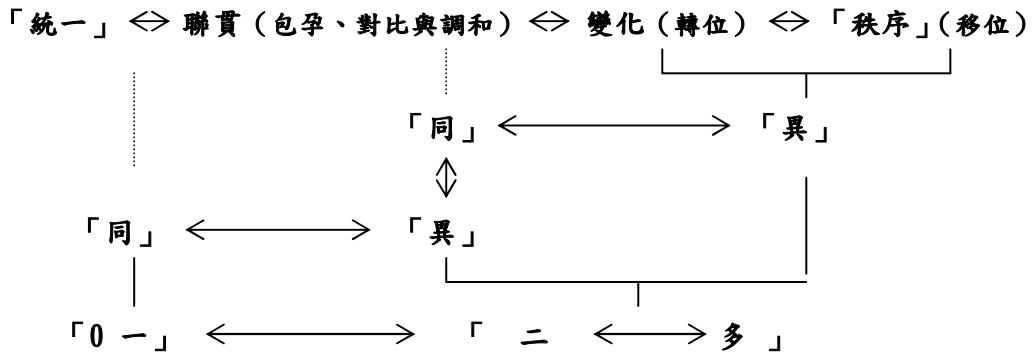
層、次層」中的「次層」為「異」、「上層」為「同」；如下簡圖：



然後從單一結構來看，以「0一二多」為例：「0一」中的「0」是「同」、「一」是「異」、「一、二」中的「一」是「同」、「二」是「異」，「二、多」中的「二」為「同」、「多」是「異」；如下簡圖：



以四大規律為例：「統一、聯貫」中的「統一」（對比、調和）是「同」、「聯貫」（包孕）是「異」，「聯貫、變化、秩序」中的「聯貫」（包孕）是「同」、「變化、秩序」（轉位、移位）是「異」；如下簡圖：



如此上下、順逆層層互動，是可形成層層「大螺旋（同）↔小螺旋（異）」以呈現「0一二多」雙螺旋層次之龐大系統的。

三、「思維」系統的「異↔同」雙螺旋層次

一般說來，人的基本「思維」主要有三種：「形象」、「邏輯」與「綜合」，都以「意象」為其內容。其中作比較偏於主觀聯想、想像的，屬「形象思維」⁶；作比較偏於客觀聯想、想像的，屬「邏輯思維」⁷；而兩者形成「二元」螺旋互動的⁸。至於合「形象」、「邏輯」兩種思維為一的，則為「綜合思維」，用於進一步表現「綜合力」，以發揮「創造力」來轉化各種「意象」。

以「意象」而言，在我國最早見於《易經》⁹，而文學中也隨後就注意到，以

⁶ 胡有清：「所謂形象思維，指的是以客觀事物的形象信息為基礎，經過分解、轉化、組合等演化過程，創造出新的形象。這是一種始終不捨棄事物的具體型態及形象，並以其為基本形式的思維方式。」見《文藝學論綱》（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60。

⁷ 邏輯思維又稱抽象思維。胡有清：「抽象思維側重於對客觀事物本質屬性的理解和認識。思維主體儘管也有自己的個性特徵，但一般總要納入一定的模式範疇，總能用明晰的語言加以說明。」見《文藝學論綱》，同上注，頁171。

⁸ 盧明森：「形象思維是與抽象思維相比較而存在的。抽象思維的基本特點是概念性、抽象性與邏輯性，因此，可以稱之為概念思維、抽象思維、邏輯思維；與之相對應，形象思維的基本特點是意象性、具體性與非邏輯性，因此可以稱之為意象思維、具體思維、非邏輯思維。」出自黃順基、蘇越、黃展驥主編：《邏輯與知識創新》第二十章（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429。又，胡有清：「在藝術活動中，當人們用形象思維來把握和展示豐富的社會生活時，總會受到抽象思維的制約和影響。也就是說，抽象思維在一定程度上規範和導引形象思維。」見《文藝學論綱》，同注6，頁172。

⁹ 先用於哲學，再用於文學或藝術，見陳滿銘：〈辭章意象論〉，臺灣師大《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50卷1期（2005年4月），頁17-39。

為它是「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見《文心雕龍·神思》)。說得簡單一點，它「是作者的意識與外界的物象相交會，經過觀察、審思與美的釀造，成為有意境的景象。」¹⁰ 這裡所說的「物象」，所謂「物猶事也」(見朱熹《大學章句》)，是包含有「事」的，因為「物(景)」只是偏就「空間」(靜)而言，而「事」則是偏就「時間」(動)來說。而盧明森則從文藝領域加以擴充說：

它(意象)理解為對於一類事物的相似特徵、典型特徵或共同特徵的抽象與概括，同時也包括通過想像所創造出來的新的形象。人類正是通過頭腦中的意象系統來形象、具體地反映豐富多彩的客觀世界與人類生活的，既適用於文學藝術領域、心理學領域，又適用於科學技術領域。¹¹

可見「意象」乃一切思維(含形象、邏輯、綜合)的基本單元，因為從源頭來看，「意象」乃合「意」與「象」而成，而「意」與「象」，即「心」與「物」，原有著「二而一」、「一而二」的螺旋互動關係。

如此，若進一步地就「意象」與「聯想、想像」的關係而言，當然是先有「意象」，然後才有「聯想、想像」的，盧明森說：「意象是聯想與想像的前提與基礎，沒有意象就不可能進行聯想與想像。」說得一點也沒錯。而且由於聯想「是從對一個事物的認識引起、想到關於其他事物的認識的思維活動，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思維活動，既存在於『形象思維』活動中，也存在於『抽象(邏輯)思維』活動中，還存在於『抽象(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活動之間……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有客觀根據，又有主觀根據的。」而想像則「是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過程中，根據實際需要與有關規律，對頭腦中儲存的各種信息進行改造、重組，形成新的意象的思維活動，其中，雖常有『抽象(邏輯)思維』活動參與，但主要是『形象思維』活動。……理想是想像的高級型態，因為它不僅有根有據、合情合理、很有可能變成事實，而且有大量『抽象(邏輯)思維』活動參加，在實際思維活動具有重大的實用價值。」¹² 所以聯想與想像都有主、客觀成分，可和「形象思維」、「邏輯(抽象)思維」，甚至「綜合思維」產生互動；如果換從形象、

¹⁰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頁3。

¹¹ 出自黃順基、蘇越、黃展驥主編：《邏輯與知識創新》第二十章，同注8，頁430。

¹² 同上注，頁431-433。

邏輯與綜合思維的角度切入，則可以這麼說：「形象思維」的最基本特徵，在於思維活動始終藉著偏於主觀性的聯想與想像，伴隨著具體生動的形象而進行；而「邏輯思維」的最基本特徵，乃在於人們在認識事物時，藉著偏於客觀性的聯想與想像，主要在因果律的規範下，用概念、判斷、推理來反映現實的過程；所以前者是運用典型的藝術形象來揭示各事物的特質，後者則是用抽象概念來揭示各事物的組織。至於「綜合思維」，則統合「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將藝術形象與抽象概念融成一體，以呈現整體的形神特色¹³。

因此，一切「思維」，始終以「意象」為內容，拿「思維」的起點（觀察、記憶）、過程（聯想與想像）來說是如此，就連其終點（創造力）來看也是如此。這樣，聯想與想像便很自然地能流貫於「形象思維」（偏於主觀）與「邏輯思維」（偏於客觀）或「綜合思維」（合主、客觀）活動之中，使「意象」得以形成、表現、組織，以至於統合，成為「0一二多」的雙螺旋層次結構，而產生美感。

針對這種「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之螺旋互動，李清洲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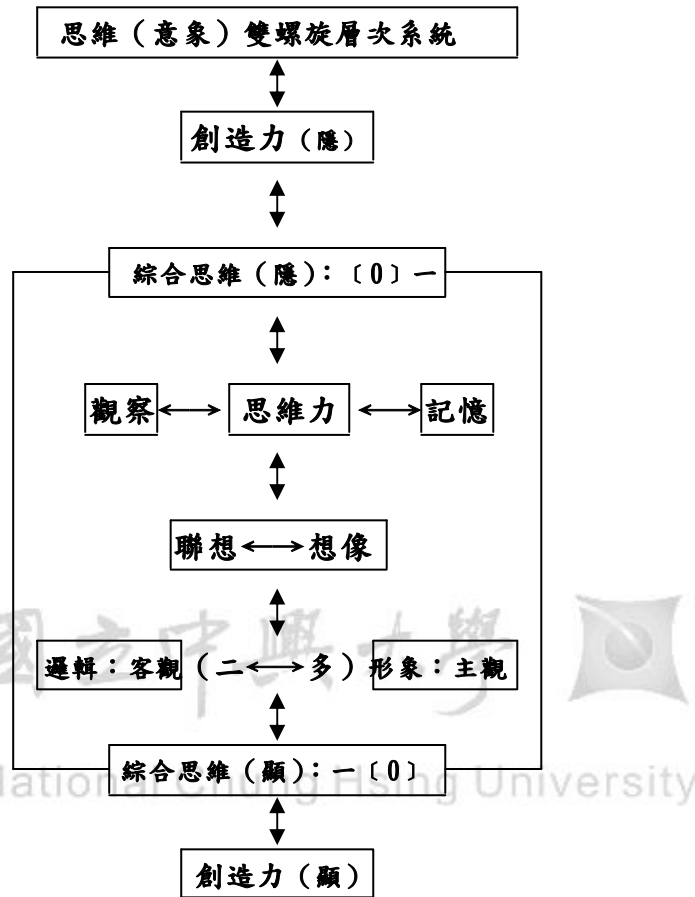
腦功能定位學說表明：人類大腦由兩半球構成，大腦對人體的運動和感覺的管理是交叉的，左半球的功能側重於「邏輯思維」，如語言、邏輯、教學、分析、判斷等；右半球側重於「形象思維」，如空間、圖形、音樂、美術等。左、右腦半球猶如兩種不同類型的資訊加工系統，它們各司其職，相輔相成，相互協作，共同完成思維活動。左右兩半球資訊交換的生理結構是胼胝體，它由兩億條神經纖維組成，每秒鐘可以處理兩半球之間往返傳遞的40億個資訊。¹⁴

可見「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在「0一二多」的雙螺旋結構中所以會螺旋互動，完全源自於生命，是自然而然的。這樣統合為「綜合思維」，便形成「思維系統」或「意象系統」¹⁵，以呈現其「雙螺旋層次」。它可用下圖加以表示：

¹³ 陳滿銘：〈意象與聯想、想像互動論——以「多二一(0)」螺旋結構切入作考察〉，《修辭論叢》第七輯（臺北：中國修辭學會、東吳大學中文系主編，2006年），頁1-12。

¹⁴ 李清洲：〈形象思維在生物學教學中的功能〉，廈門：《學知報·教學論壇》（2010年5月4日），B08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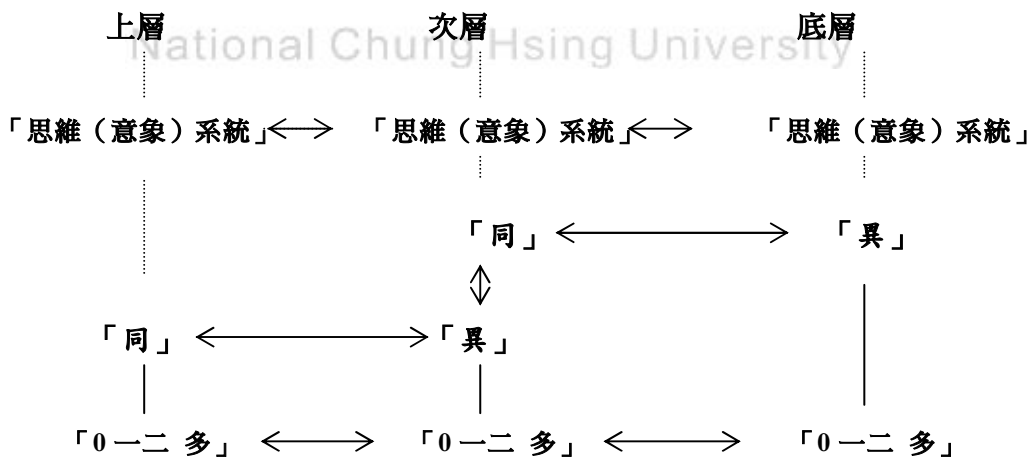
¹⁵ 陳滿銘：〈論章法結構與意象系統——以「多」、「二」、「一(0)」螺旋結構切入作考察〉，《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卷4期（2005年8月），頁70-77。



由此可見，在這種由「隱」而「顯」地呈現「思維（意象）系統」整個歷程裡，是完全離不開「思維力」（含觀察、記憶、聯想、想像、創造）之運作的。而這種雙螺旋結構或系統，如果對應到「創造」主體的「才」、「學」、「識」三者而言，則顯然其中的「才」，是對應於「思維」主體的資質稟賦，亦即隱性「創造力」來說的，屬於智能（智力）層，為「思維」之潛能，以觸生「意象」；「學」是對應於「觀察」與「記憶」來說的，屬於知識層，為「思維」之基礎，以儲存「意象」；而「識」則是對應於顯性「創造力」來說的，屬於智慧層，為「思維」之無限開展，藉以提昇或創新「意象」而由「隱」而「顯」地形成「意象系統」，以呈現其「雙螺旋層次」。這些不但可適用於藝術文學、心理學等領域，也適用於科技領域，因此盧明森說：

它（意象）理解為對於一類事物的相似特徵、典型特徵或共同特徵的抽象與概括（聯想），同時也包括通過「想像」所創造出來的新的形象。人類正是通過頭腦中的「意象系統」（主、客觀）來形象、具體地（主觀）反映豐富多彩的「客觀」世界與人類生活的，既適用於文學藝術領域、心理學領域，又適用於科學技術領域。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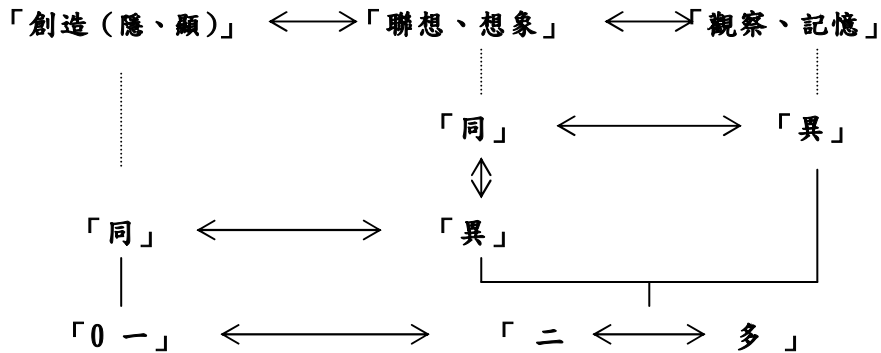
可見「意象」是一切主、客觀思維（含形象、邏輯、綜合）的表現內涵，如著眼於「由隱而顯」的順向（下徹）過程來說，則為先天的「直觀表現」（自然而然）；如著眼於「由顯而隱」的逆向（上徹）過程來說，則為後天的「模式研究」（知其所以然）；如此經由「模式研究（知其所以然） \leftrightarrow 直觀表現（自然而然）」的螺旋互動，才將整體「意象（思維）系統」之「雙螺旋層次」凸顯出來。而它們的「異 \leftrightarrow 同」雙螺旋層次，首先從「大螺旋（同） \leftrightarrow 小螺旋（異）」系統來看，以三層為例：「次層、底層」中的「底層」為「異」、「次層」為「同」，「上層、次層」中的「次層」為「異」、「上層」為「同」；如下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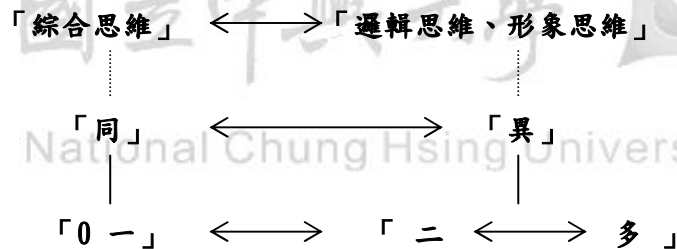
然後從單一結構來看，以五種「思維力」為例：「『觀察、記憶』、『聯想、想象』」中的「觀察、記憶」為「異」、「聯想、想象」為「同」，「『聯想、想象』、創造（隱、顯）」中的「聯想、想象」為「異」、「創造（隱、顯）」為「同」；如下

¹⁶ 出自黃順基、蘇越、黃展驥主編：《邏輯與知識創新》第二十章，同注 8，頁 430。

簡圖：



以三大「思維型態」為例：「邏輯↔形象」為「異」、「綜合」為「同」，如下簡圖：



如此由「大螺旋」(同)層層下徹為「小螺旋」(異)、由「小螺旋」(異)層層上徹為「大螺旋」(同)，是可形成「思維(意象)雙螺旋」之龐大層次系統的。

四、「辭章」系統的「異↔同」雙螺旋層次

「辭章」是靠「語文能力」結合「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綜合思維」的運作而形成的。這三種「思維」，落到「辭章」中，各有所主，如是將一篇「辭章」所要表達之「情」或「理」，訴諸各種偏於主觀之「聯想」、「想像」，和所選取之「景(物)」或「事」接合在一起，或者是專就個別之「情」、「理」、「景(物)」、「事」等材料本身設計其表現技巧的，皆屬「形象思維」(運用典型的藝術形象來

顯示各種事物的特質)；這涉及了「取材」與「措詞」等問題。而如果是專就「景(物)」或「事」等各種材料，對應於自然的轉化規律，結合「情」與「理」，訴諸偏於客觀之「聯想」、「想像」，按秩序、變化、聯貫與統一之原則，前後加以安排、佈置，以成條理的，皆屬「邏輯思維」(用抽象概念來顯示各種事物的組織)；這涉及了「布局」與「構詞」等問題。至於合「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而為一，探討其「主題」與「體性」¹⁷的，則為「綜合思維」，這涉及了「立意」、「確立體性」等問題。《文心雕龍·章句》分「篇」、「章」、「句」(語)、「字」(詞)來統合它們¹⁸。

上文已強調過「思維」以「意象」為內容，「辭章」自不例外。而自來對「意象」之詮釋，有廣義與狹義之別：廣義者指全篇，屬於整體，可以析分為「意」與「象」；狹義者指個別，屬於局部，往往合「意」與「象」為一來稱呼。而整體是局部的總括、局部是整體的條分，所以兩者關係密切。不過，必須一提的是，狹義之「意象」，亦即單一之「意象」，雖往往合「意」與「象」為一來稱呼，卻大都用其偏義，譬如草木或桃花的意象，用的是偏於「意象」之「意」，因為草木或桃花都偏於「象」；如「桃花」的意象之一為愛情，而愛情是「意」；而團圓或流浪的意象，則用的是偏於「意象」之「象」，因為團圓或流浪，都偏於「意」；如「流浪」的意象之一為浮雲，而浮雲是「象」。因此前者往往是一「象」多「意」，後者則為一「意」多「象」。而它們無論是偏於「意」或偏於「象」，通常都通稱為「意象」。底下就特別著眼於「篇意象」與「章、句、字」等「意象」，試著用相應於它的「綜合思維」來統合「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並貫穿「辭章」的各主要內涵，以見「意象(思維)」在「辭章」上之軸心地位¹⁹。

先從「意象」之形成與表現來看，都與「形象思維」有關，涉及局部(含個別)的「意」(情、理)與「象」(事、景)之形成與表現；再從「意象」之組織來看，與「邏輯思維」有關，涉及意象(意與意、象與象、意與象、意象與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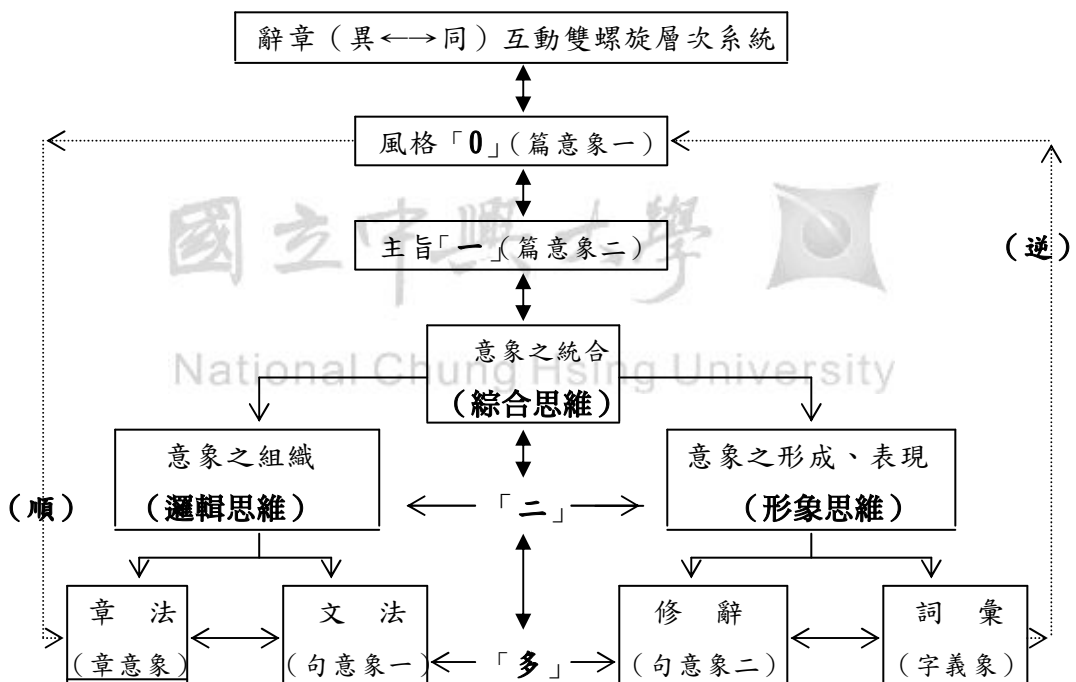
¹⁷ 陳望道：「語文的體式很多，……表現上的分類，就是《文心雕龍》所謂的『體性』的分類，如分為簡約、繁豐、剛健、柔婉、平淡、絢爛、謹嚴、疏放之類。」見《修辭學發凡》(香港：大光出版社，1961年)，頁250。

¹⁸ 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44-450。

¹⁹ 陳滿銘：〈意、象互動論——以「一意多象」與「一象多意」為考察範圍〉，中山大學《文與哲》學報11期(2007年12月)，頁435-480。

之排列組合。至於綜合思維所涉及的，乃是核心之「意」(情、理)，即一篇之中心意旨——「主旨」與審美風貌——「風格」。由此看來，「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綜合思維」三者，涵蓋了「辭章」的各主要內涵，而都離不開「意象」。如由「象→意」來說，涉及後天之「辭章研究」(閱讀)，所凸顯的是逆向(上徹)之雙螺旋結構；如由「意→象」來看，涉及先天之「語文能力」(創作)，所表現的是順向(下徹)之雙螺旋結構²⁰。

它們的關係，可如下列「辭章(異↔同)互動雙螺旋層次系統」圖，明白地加以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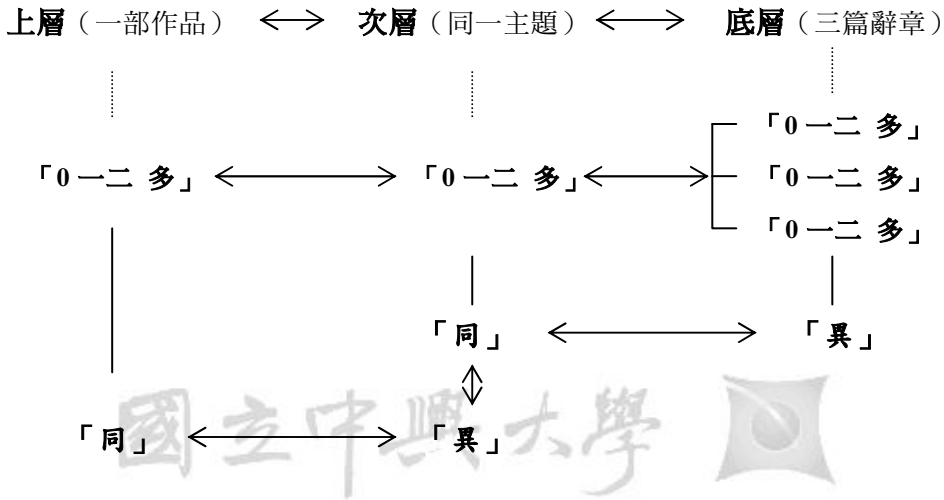
因此，「辭章」是離不開「意象」的，而「創作↔閱讀」可說順逆、上下疊合，亦即「直觀表現(客觀存在)」(順)與「模式探索(科學研究)」(逆)的螺旋疊合²¹，形成「辭章(異↔同)互動雙螺旋層次系統」。

而它們的「異↔同」互動的雙螺旋層次，首先從「大螺旋(同)↔小螺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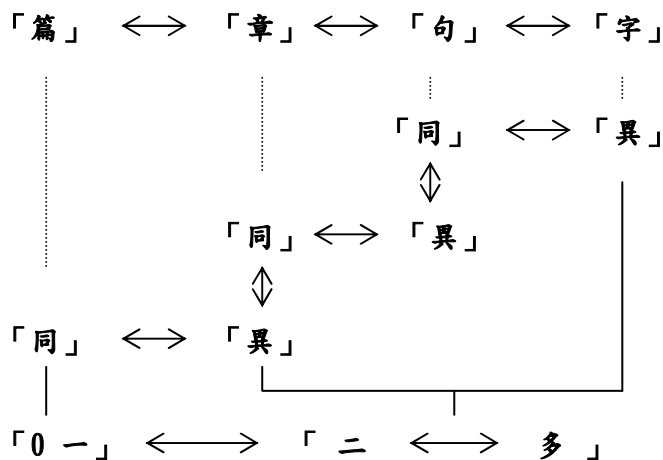
²⁰ 陳滿銘：〈辭章意象論〉，同注9，頁17-39。

²¹ 陳滿銘：〈論辭章之無法與有法——以客觀存在與科學研究作對應考察〉，彰化師大《國文學誌》23期(2011年12月)，頁29-63。

旋(異)」系統來看，以一個作者一部作品多種主題中屬同一主題之三篇「辭章」所形成的三層為例：「一部作品、同一主題」中的「同一主題」為「異」、「一部作品」為「同」，「同一主題、三篇辭章」中的「三篇辭章」為「異」、「同一主題」為「同」，如下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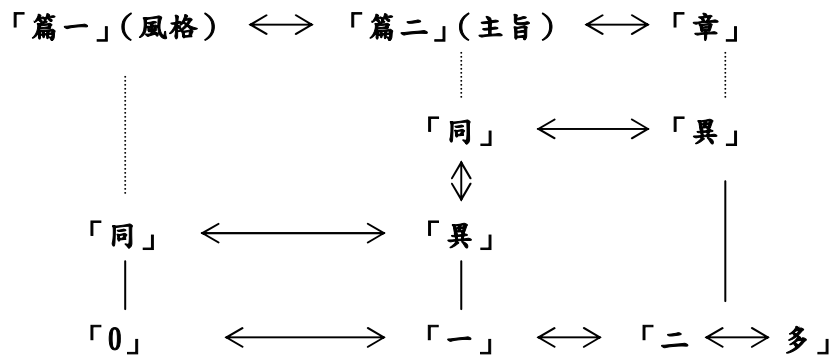


其次從一篇「辭章」的主要內涵所形成的系統來看，「篇、章」中的「章」為「異」、「篇」為「同」，「章、句」中的「句」為「異」、「章」為「同」，「句、字」中的「字」為「異」、「句」為「同」，如下簡圖：



然後從「篇章」所形成的系統來看，「篇一(風格)、篇二(主旨)」中的「篇

二（主旨）」為「異」、「篇一（風格）」為「同」，「篇二（主旨）、章」中的「章」為「異」、「篇二（主旨）」為「同」，如下簡圖：



如此由「大螺旋」（同）層層下徹為「小螺旋」（異）、由「小螺旋」（異）層層上徹為「大螺旋」（同），是可形成「辭章」內涵，以呈現其「『異 \leftrightarrow 同』互動雙螺旋層次」之龐大系統的。

五、「完形」系統的「異 \leftrightarrow 同」雙螺旋層次

「完形」理論之核心觀點，是「異質（同形）同構」與「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它源自維臺默（Max Wertheimer, 1880-1943）的一個實驗，朱立元、張德興等認為：

格式塔心理學……的一個著名原則便是：各種現象都是格式塔現象，整體不等於部分之和。1912年，維臺默做過一個著名的似動現象的實驗。他受到玩具影器的啟發，企圖用似動現象來解釋看活動電影時的運動現象。這個實驗表明：在一定的條件下，靜止的各個部分卻能夠產生運動的整體效果。根據這個實驗，他首次提出了「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的基本觀點，從而標誌了柏林格式塔心理學派的誕生。阿恩海姆關於知覺的概念遵循了這一基本原則，強調了知覺的整體性。²²

²² 蔣孔陽、朱立元主編：《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

這一實驗的「部分」是「靜」的、「整體」是「動」的，由「靜」而「動」產生了「整體」之效果，是有「螺旋」意涵在內的，也就是說，「部分」與「整體」之間，因「由靜而動」而產生螺旋作用，致「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藉此「強調了知覺的整體性」，而這種整體性，自然也涵蓋了「異質（同形）同構」中「心理場（力）」之整體與「物理場（力）」之部分的觀點。

以「異質（同形）同構」而言，格式塔心理學家認為：審美體驗就是對象的表現性及其力的結構（外在世界：象），與人的神經系統中相同的力的結構（內在世界：意）的同型契合。由於事物表現性的基礎在於力的結構，「所以一塊突兀的峭石、一株搖曳的垂柳、一抹燦爛的夕陽餘暉、一片飄零的落葉……都可以和人體具有同樣的表現性，在藝術家的眼裡也都具有和人體同樣的表現價值，有時甚至比人體還更有用。」²³ 基於此，格式塔學派的代表人魯道夫·安海姆（Rudolf Amheim）提出了「藝術品的力的結構與人類情感的結構是同構」之論點，以為推動我們自己情感活動起來的力，與那些作用於整個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實際上是同一種力。他說：

我們自己心中生起的諸力，只不過是在遍宇宙之內同樣活動的諸力之個人的例子罷了。²⁴

也就是說：現實世界存在之本質乃一種力，它統合著客觀存在之「物理力」與主觀世界的「心理力」，在審美過程中，這種力使人類知覺搬演中介的角色，將作品中之「物理力」與人類情感的「心理力」因「同構」而結合為一。

對此，李澤厚在〈審美與形式感〉一文中說：

不僅是物質材料（聲、色、形等等）與視聽感官的聯繫，而更重要的是它們與人的運動感官的聯繫。對象（客）與感受（主），物質世界和心靈世界實際都處在不斷的運動過程中，即使看來是靜的東西，其實也有動的因

頁 709。

²³ 同上注，頁 714。

²⁴ 安海姆著、李長俊譯：《藝術與視知覺心理學》（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82 年），頁 444。

素……其中就有一種形式結構上巧妙的對應關係和感染作用……格式塔心理學家則把這種現象歸結為外在世界的力（物理）與內在世界的力（心理）在形式結構上的「同形同構」，或者說是「異質同構」，就是說質料雖異而形式結構相同，它們在大腦中所激起的電脈衝相同，所以才主客協調，物我同一，外在對象與內在情感合拍一致，從而在相映對的對稱、均衡、節奏、韻律、秩序、和諧……中，產生美感愉快。²⁵

而歐陽周、顧建華、宋凡聖等在《美學新編》中也指出：

完形心理學美學依據「場」的概念去解釋「力」的樣式在審美知覺中的形成，並從中引申出了著名的「同形論」或稱為「異質同構」的理論。按照這種理論，他們認為外部事物、藝術樣式、人物的生理活動和心理活動，在結構形式方面，都是相同的，它們都是「力」的作用模式。在安海姆看來，自然物雖有不同的形狀，但都是「物理力作用之後留下的痕跡」。藝術作品雖有不同的形式，卻是運用內在力量對客觀現實進行再創造的過程。²⁶

他們這把「意」與「象」之所以形成、互動、趨於統一，而產生美感的原因、過程與結果，都簡要地交代清楚了。

以「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而言，涉及〈繫辭傳〉論及「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的論題。〈繫辭上〉云：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一般而言，語言在表達思想情感時，會存在著某種侷限性，此即「書不盡言，言

²⁵ 李澤厚：《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頁503-504。

²⁶ 歐陽周、顧建華、宋凡聖等：《美學新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53。安海姆之「同形說」，參見蔣孔陽、朱立元主編：《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同注22，頁715-717。

不盡意」的意思，這可被視為已初步具有「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的意涵。而對比於此，在〈繫辭傳〉中，卻特地提出了「象可盡意、辭可盡言」的論點。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對此曾說明云：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²⁷

由此可知，「情意」可透過「言語」、「形象」來表現，並且可以表現得很具體。而前者（情意）是目的、後者（言語、形象）為工具。陳望衡《中國古典美學史》釋此云：

王弼將「言」、「象」、「意」排了一個次序，認為「言」生於「象」、「象」生於「意」。所以，尋言是為了觀象，觀象是為了得意。言——象——意，這是一個系列，前者均是後者的工具，後者均為前者的目的。²⁸

他把「意」與「象」、「言」的前後關係，說得十分清楚。不過，他所謂的「言→象→意」，是就逆向一面來說的，如果從順向一面而言，則是「意→象→言」了。

此外，葉朗在《中國美學史大綱》裡，也從另一角度，將《易傳》所言之「象」與「意」，關涉到了「空白」、「補白」理論，闡釋得相當扼要而明白，他說：

「象」是具體的，切近的，顯露的，變化多端的，而「意」則是深遠的，幽隱的。〈繫辭傳〉的這段話接觸到了藝術形象，以「個別」表現「一般」，以「單純」表現「豐富」，以「有限」表現「無限」的特點。²⁹

所謂的「個別」（象）與「一般」（意）、「單純」（象）與「豐富」（意）、「有限」（象）與「無限」（意），說的就是「象」永遠小於「意」、「意」永遠大於「象」

²⁷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收於《易經集成》149（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頁2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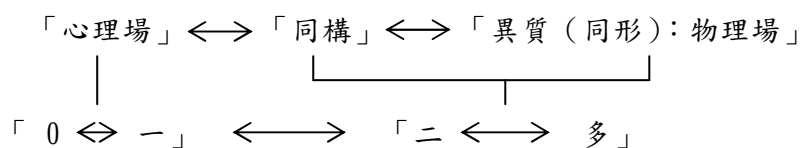
²⁸ 陳望衡：《中國古典美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07。

²⁹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臺北：滄浪出版社，1986年），頁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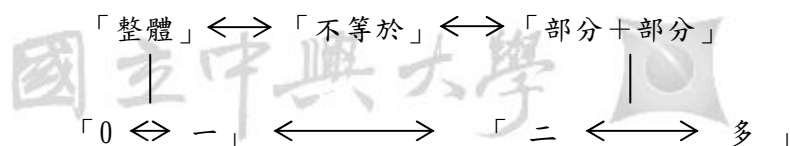
之相互關係。而由此推演，當然「大意象」永遠大於「小意象」。這樣，凸顯了「意」、「大意象」（「整體」）>「象」、「小意象」（「部分+部分」）的原則。因此「部分相加」自然 $\neq (<)$ 「整體」。

這種「異質（同形）同構」與「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的關係，如以「0—二多」切入，則可用如下簡圖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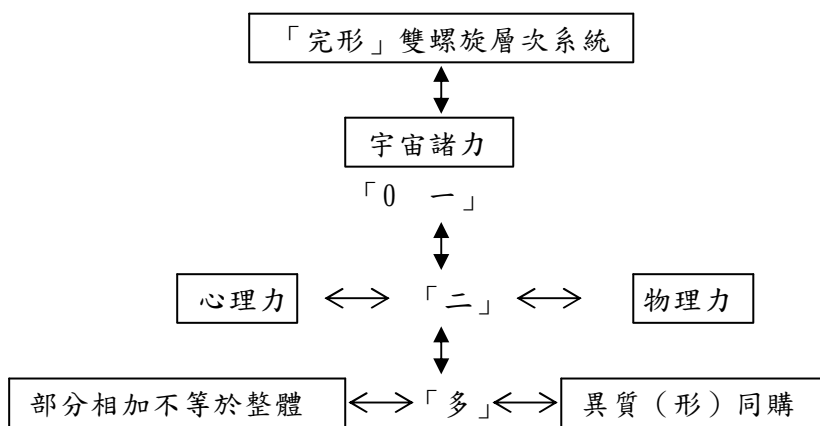
（一）「異質（同形）同構」（心理場、物理場）：



（二）「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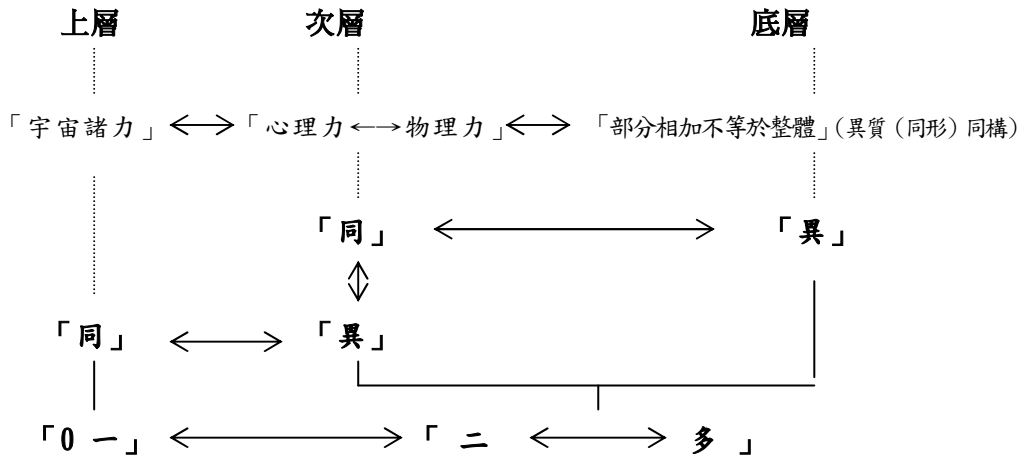


這兩者表面上看來是分開，其實是可加以統合的，亦即「異質（同形）同構」可以是「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中的「部分」，也可以是一層「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依此，其雙螺旋層次系統可呈現如下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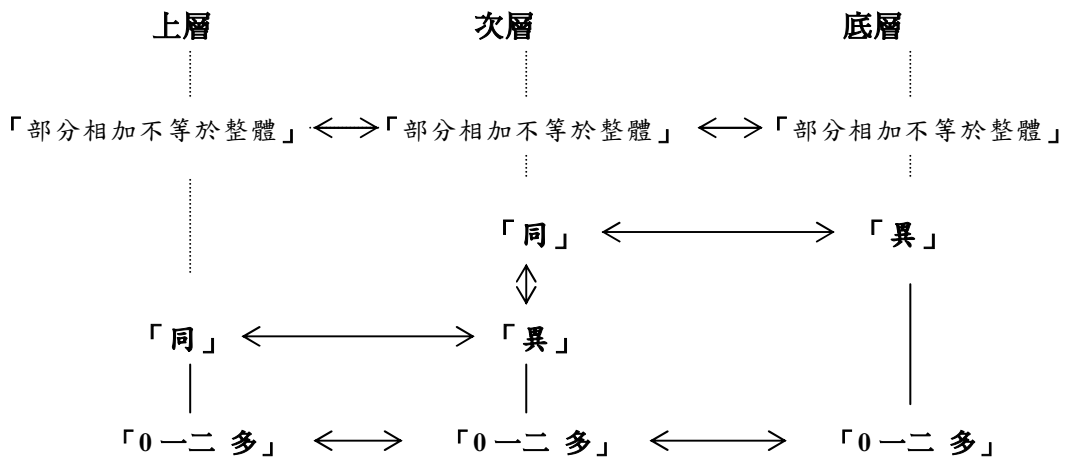


而它們的「異 \longleftrightarrow 同」互動雙螺旋層次，首先從「大螺旋（同） \longleftrightarrow 小螺旋（異）」系統來看，就以「完形雙螺旋系統」而言，以三層為例：「次層、底層」中的「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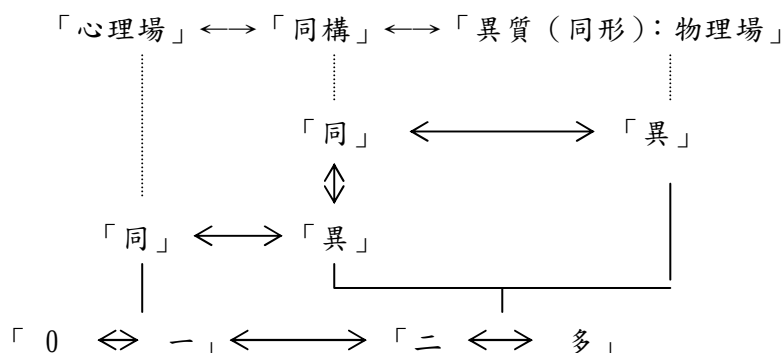
層」為「異」、「次層」為「同」，「上層、次層」中的「次層」為「異」、「上層」為「同」；如下簡圖：



就「部分相加不等於整體」(含「異質(同形)同構」)而言，也以三層為例：「次層、底層」中的「底層」為「異」、「次層」為「同」，「上層、次層」中的「次層」為「異」、「上層」為「同」；如下簡圖：



然後從單一結構來看，以「異質(同形)同構」而言，其中的「異質(同形)」(物理場)為「異」、「同構」為「同」；「同構」對「心理場」而言，「同構」是「異」、「心理場」是「同」；如下簡圖：



如此由「大螺旋」(同)層層下徹為「小螺旋」(異)、由「小螺旋」(異)層層上徹為「大螺旋」(同)，是可形成「完形」理論之龐大系統，以呈現其「雙螺旋層次」的。

六、相關討論

「異 \leftrightarrow 同」互動，關涉到「因 \leftrightarrow 果」與「歸納 \leftrightarrow 演繹」的雙螺旋層次邏輯。而這種「因 \leftrightarrow 果」邏輯，在哲學上，雖只看成是範疇之一，卻與「諸範疇」息息相關。張立文在《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說：

就彼此相聯繫的範疇而言，中國佛教哲學中的「因」這個範疇，它自身包含著兩個事物或現象的聯繫，這種特定的聯繫，各以對方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前提或條件。其內在衝突的伸展，使「因」作為一方與「果」作為另一方構成相對相關的聯繫。範疇這種衝突性格，使自身或與諸範疇都處於相互聯繫、相互轉化之中，並在這種普遍的有機聯繫中，再現客觀世界的衝突及其發展的全進程。³⁰

既然「因 \leftrightarrow 果」這一範疇能產生「普遍的有機聯繫」而由「相互聯繫、相互轉化」形成「螺旋」，其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也就難怪在邏輯學中，會那樣受到普遍的重視，而視之為「律」了。對此，陳波在其《邏輯學是什麼》一書中強調說：

³⁰ 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11。

因果聯繫是世界萬物之間普遍聯繫的一個方面，也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一個（或一些）現象的產生會引起或影響到另一個（或一些）現象的產生。前者是後者的原因，後者就是前者的結果。科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把握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繫，以便掌握事物發生、發展的規律。³¹

可見「因 \leftrightarrow 果」邏輯對「世界萬物之間普遍聯繫」的重要。而它雖然一度受到羅素（B. Russell. 1872-1970）偏執之影響，使研究沉寂了半個世紀；但到了 20 世紀 30 年代後卻有了新的發展。如美國當代哲學家、計算機理論家勃克斯（A. W. Burks），就提出了「因果陳述邏輯」，任曉明、桂起權在《邏輯與知識創新》中介紹說：

作為一種證明或檢驗的邏輯，因果陳述邏輯在科學理論創新中能否起重要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第一，因果陳述邏輯對於解釋或預見事實有重要意義。就如同假說演繹法所起的作用一樣，因果陳述邏輯可以從理論命題推演出事實命題，或是解釋已知的事實，或是預見未知的事實。這種推演的基本步驟是以一個或多個普遍陳述，如定律、定理、公理、假說等作為理論前提，再加上某些初次條件的陳述，逐步推導出一個描述事實的命題來……。第二，因果陳述邏輯對於探求科學陳述之間的因果聯繫，進而對科學理論做出因果可能性的推斷有著重要作用。勃克斯所創建的這種邏輯對科學理論創新的貢獻在於：通過對科學推理的細緻分析，發現經典邏輯的實質蘊涵、嚴格蘊涵都不適於用來刻劃因果模態陳述的前後關係。於是，他提出了一種「因果蘊涵」，進而建立一個公理系統，為科學理論中因果聯繫的探索奠定了邏輯上的基礎。³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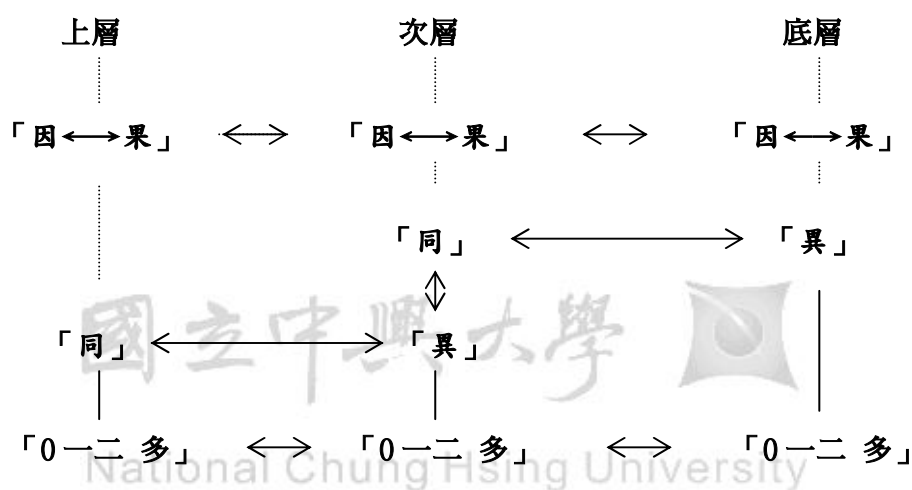
勃克斯這樣以「因果蘊涵」作為「因果陳述邏輯」的核心概念，而建立了一個「公理系統」，「從具有邏輯必然性的規律或理論陳述中推導出具有因果必然性的因果律陳述，進而推導出事實陳述。這種推導過程，不僅能解釋已知的事實，而且能

³¹ 陳波：《邏輯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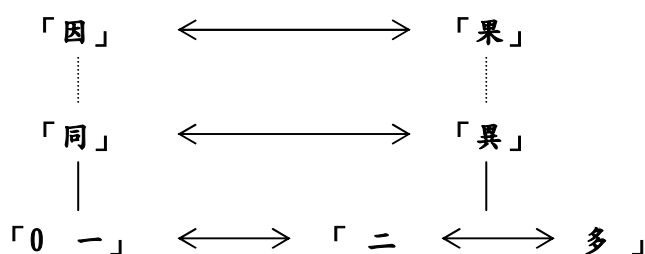
³² 黃順基、蘇越、黃展驥主編：《邏輯與知識創新》，同注 8，頁 329。

預見未知的事實。」³³ 很明顯地，這樣在科學理論方面，是有相當普遍之創新功能的。

而它們的「異 \leftrightarrow 同」互動雙螺旋層次，首先從「大螺旋（同） \leftrightarrow 小螺旋（異）」系統來看，以三層為例：「因 \leftrightarrow 果」中的「底層」為「異」、「次層」為「同」，「上層、次層」中的「次層」為「異」、「上層」為「同」；若配合「0一二多」，則可呈現如下簡圖：



然後從單一結構來看，「果」為「異」、「因」為「同」，如下簡圖：



由於它具普遍性，從根本上看，顯然涉及了「求同面」之假設性「演繹」（偏重於「哲學」）與「求異面」之驗證性「歸納」（偏重於科學），而假設性之「演繹」所形成的是「先因後果」的螺旋層次、驗證性之「歸納」所形成的是「先果後因」

³³ 同上注，頁 332。

的螺旋層次，正好使得哲學性的「假設」規律（一般）與科學性的「驗證」事實（特殊）可以發揮互相對應、貫通的功能。不過，就像《邏輯與知識創新》所說的「科學解釋中所用的普遍定律並不一定是因果性的，它可以是只是共時性的函數關係。……在這種函數關係中，很難說某個量是原因還是結果」，因此，它雖「在自然科學中廣泛應用的一種科學解釋」³⁴，卻非完完全全可涵蓋一切的³⁵。

而對於這種「演繹」與「歸納」的兩種思維邏輯，在黃順基、蘇越、黃展驥所主編的《邏輯與知識創新》一書中，曾針對「演繹」與「歸納」兩種邏輯作全面之探討，它指出：

科學邏輯主要包括：(1) 演繹邏輯，它研究從「一般」到「特殊」的推理；(2) 歸納邏輯，它研究從「特殊」到「一般」的歸納推理和「特殊」到「特殊」的類比推理。前面各編（案：共三編、九章）研究的重點是演繹邏輯在知識創新中的作用，本編（案：共四章）研究歸納邏輯，重點是整個科學邏輯在知識創新中的作用。³⁶

而後面第五編共三章，則由此延伸以「其他思維形式」（含發散、收斂）作綜合討論，可見「演繹←→歸納」邏輯「在知識創新中」的重大「作用」。但認為「演繹」重於「歸納」，它說：

從演繹主義的方案中可以提煉出如下的科學探究或知識創新的模式：『從經驗背景→引出問題→提出假設←→檢驗→問題的解決』。在這一探究模式中

³⁴ 同上注，頁 365-366。

³⁵ 孟建安：「陳先生認為，所有的章法都是在不同的『二元對待』基礎上形成的，但它們之間卻會因為章法本身彼此有關聯和切入角度彼此有關涉而造成相互替代或重疊的情況。陳先生分別以『因果法』、『點染法』和劉禹錫的〈陋室銘〉等為例作了說明。比如在分析杜甫的〈曲江〉、李白的〈黃河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作品後，得出結論說：『因果』章法的確帶有母性，能相當普遍地替代其他的章法。這樣，似乎只要『因果』這一章法即可，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因為宇宙人生、萬物不可能僅僅只有『因果』一種關係，有些客體之間並不存在『因』與『果』的關係，此外也還有其他很多種關係。」見〈陳滿銘與漢語辭章章法學研究〉，《陳滿銘與辭章章法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頁 121-122。又，陳滿銘：〈論「因果」章法的母性〉，《國文天地》18卷 7期（2002年 12月），頁 94-101。

³⁶ 黃順基、蘇越、黃展驥主編：《邏輯與知識創新》，同注 8，頁 321。

存在一種反饋機制，使得假設與它的檢驗之間能多次往復循環。……作為提出假設與檢驗假設這依往復過程前提背景信息或背景知識是不可忽視的。……古典歸納主義提出的『歸納程序』是：『觀察事實→累積數據資料→做出假設或經驗概括』。其實這一程式是似是而非的。因為對於科學假設的提出來說，盲目的觀察是不頂用的。³⁷

並且引用愛因斯坦的話說：

適用於科學幼年時代的以「歸納法」為主的方法，正在讓位給探索性「演繹法」（《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362 頁）。³⁸

其實，如越過「古典」就「現在」來說，則「觀察」，除親身閱歷之外，還包括閱讀，以獲得各種資訊，化古今人經驗為自己經驗，而且與「記憶」產生互動，彭聃齡主編《普通心理學》：

記憶（memory）是在頭腦中積累和保存個體經驗的心理過程，運用信息加工的術語講，就是人腦對外界輸入的信息進行編碼、存儲和提取的過程。……記憶是一種積極、能動的活動。人對外界輸入的信息能主動地進行編碼，使其成為人腦可以接受的形式。現代心理學家認為，只有經過編碼的信息才能記住。³⁹

作為一種心理過程，「記憶」是在「觀察」之同時一個識記、再認和再現的過程，是人們運用知識經驗進行思考、想像、解決問題、創造發明等一切智慧活動的前提。有了「觀察」、「記憶」，人們才能積累知識、豐富經驗；因此有「記憶」的「觀察」，是一點也不「盲目」的。況且既然強調「背景信息或背景知識」與「多次往復循環」，隱然在「演繹」中已將「歸納」納入，形成其「雙螺旋層次」的關係。

³⁷ 同上注，頁 375。

³⁸ 同上注，頁 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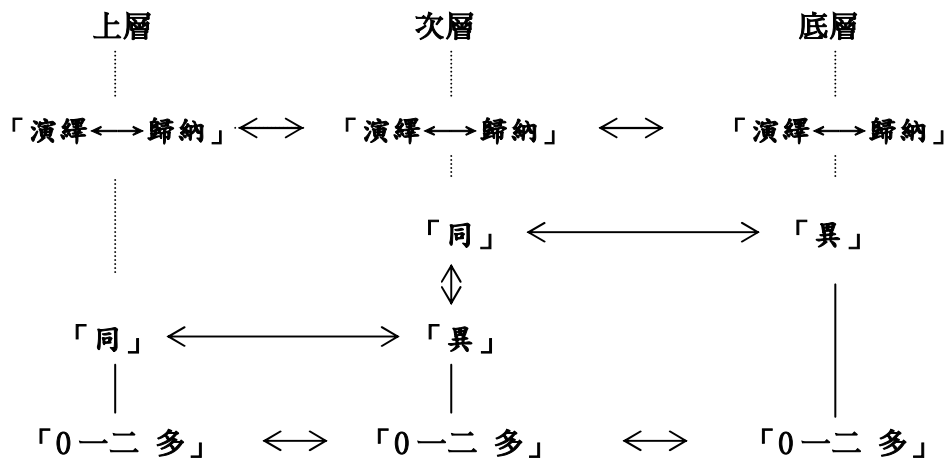
³⁹ 彭聃齡主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01、392。

而且從「哲學 \leftrightarrow 科學」的雙螺旋對應⁴⁰來看，「演繹法」在西方傳統哲學中被廣泛地運用，而「歸納法」對於自然科學的發展也相當重要；兩種思維方式同時運用了人類心理上的理智與感官等兩種官能。對此，錢志純在解說歸納與演繹的定義時提到：

吾人用以求知的官能有二，即理智與感官，二者不可偏廢。理智沒有經驗與件，則其推論沒有根據；同樣，經驗與件，康德稱之為知識的塵粒，如果沒有理智來統一，則永遠不能成為科學。由是吾人用以推論的二方法，即演繹與歸納，實有互相輔助之效。演繹是由普通原則，推知局部事例；歸納是由局部事例，推知普遍原則之存在。⁴¹

理智的官能感知到「普遍原則」之存在，而感官所感知則為「局部事例」。歸納與演繹就是運用這兩種心理成為近代哲學與科學的重要法則。這樣來看待「演繹」（哲學性）與「歸納」（科學性），是比較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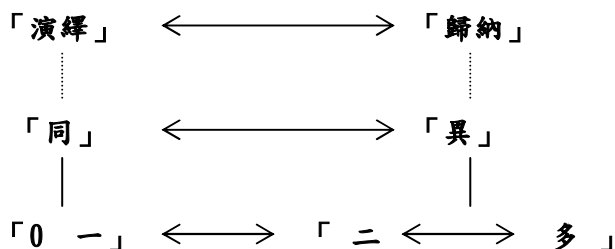
而它們的「異 \leftrightarrow 同」互動雙螺旋層次，首先從「大螺旋（同） \leftrightarrow 小螺旋（異）」系統來看，以三層為例：「演繹 \leftrightarrow 歸納」中的「底層」為「異」、「次層」為「同」，「上層、次層」中的「次層」為「異」、「上層」為「同」；若配合「(0)一 \leftrightarrow 二 \leftrightarrow 多」，則可呈現如下簡圖：



⁴⁰ 陳滿銘：〈哲學「多二一(0)」與科學「DNA」雙螺旋的對應、貫通〉，《國文天地》30卷12期（2015年5月），頁116-125。

⁴¹ 錢志純：《理則學》（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128。

然後從單一結構來看，「歸納」為「異」、「演繹」為「同」，如下簡圖：



可見如此由「大螺旋」（同：演繹）層層下徹為「小螺旋」（異：歸納）、由「小螺旋」（異：歸納）層層上徹為「大螺旋」（同：演繹），是可形成其「雙螺旋層次」之龐大系統的。

七、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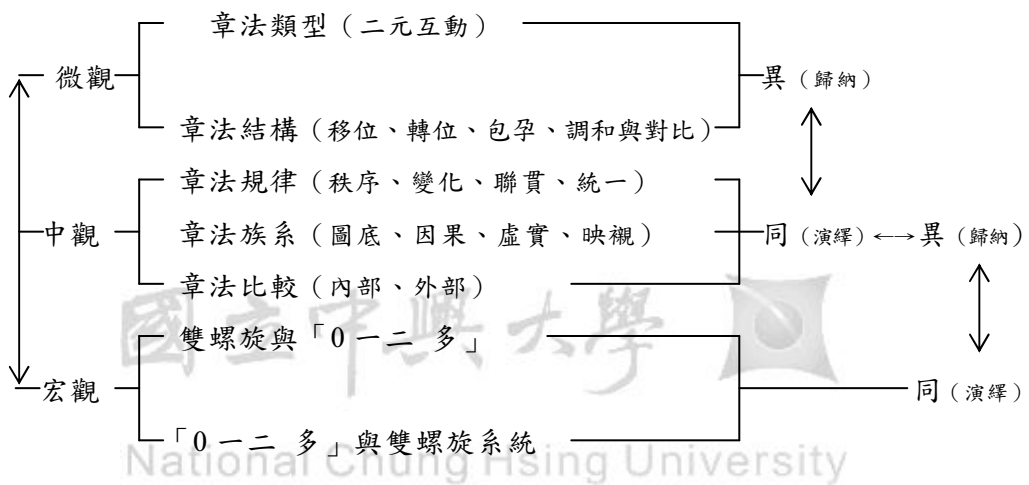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可知宇宙人生的萬事萬物，都由「異（歸納：科學性）、同（演繹：哲學性）」二元產生互動，形成各式各樣的「雙螺旋層次」，以呈現它「以同包異」（順向：徹下）、「以異顯同」（逆向：徹上）的龐大系統。而這種系統，是可層層由「0 一 二 多」作主軸加以貫穿，以凸顯整體「哲學 \longleftrightarrow 科學」雙螺旋對應之「鏈軸性」的。

正由於這種由「異（歸納：科學性）、同（演繹：哲學性）」二元產生互動所形成「雙螺旋層次系統」，反映的乃是宇宙人生萬事萬物「生滅轉化」之運動規律。而這「萬事萬物」，原本就是各種學術領域作「哲學」與「科學」的研究對象，所以要從事於此，便必須重視這種「雙螺旋層次系統」，一面上徹於「哲學」形成「方法論」或「方法論系統」⁴²，一面下徹於「科學」在各種學術領域作層層研究，提出實證成果。

就以個人對「辭章章法學」的研究而言，其理論體系的建構，可大分為「微觀」、「中觀」與「宏觀」三層來概括。早在四十年多年前，為了講授「國文教材教法」這門課程之需要，不得不從「微觀」層從一篇篇作品廣泛地去深挖各種「章

⁴² 陳滿銘：〈論章法結構之方法論系統——歸本於《周易》與《老子》作考察〉，臺灣師大《國文學報》46期（2009年12月），頁61-94。

法」或「章法結構」；而由於「章法」或「章法結構」所研討的乃「篇章內容材料的邏輯關係」，必然涉及由「章」而「篇」的完整結構系統，因此對後來「四大規律」與「四大族系」或「比較章法」作「中觀」層的認定，並以「方法論原則」及其「螺旋系統」作「宏觀」層的建構，就有直接關連。這種建構，以最基本方法而言，它們形成「異（歸納：科學） \leftrightarrow 同（演繹：哲學）」的雙螺旋層次關係，可用如下簡圖來表示：



其中「章法規律」與「章法結構」，「章法族系」、「章法比較」與「章法類型」互相照應，而「雙螺旋」、「0一二多」螺旋結構又與「章法結構」、「章法規律」互相照應；彼此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完整的「同（演繹：哲學性） \leftrightarrow 異（歸納：科學性）」的「雙螺旋層次」體系⁴³。

對此，辭章學大家鄭頤壽說：

篇章辭章學的「三觀」理論建構了科學的、體系嚴密的學科理論大廈，是「篇章辭章學」藝術之所以能夠成『學』的最主要依據。分清這「三觀」、「大廈」的建構就有了層次性、邏輯性；抓住這「三觀」，就抓住了學科體系的「綱」和「目」。我們用「三觀」理論所作的概括、評價，應該基本上

⁴³ 陳滿銘：〈論辭章章法學三觀體系之建構〉，中山大學《文與哲》學報 23 期（2013 年 12 月），頁 333-388。又，陳滿銘：《辭章章法學體系建構叢書》十冊（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年）。

描寫了篇章辭章學的理论體系。……是從具體的「方法」到概括的「規律」，……從一個個的「章法」入手，一個、兩個、十個、三十幾個、四十幾個……「集樹成林」(微觀)之後，又由博返約，把它們分別類聚於秩序律、變化律、聯貫律、統一律之中，有總有分，形成四個章法的「族系」(中觀)。這就把章法條理化、系統化了。……(又)從分別的「章法」、「規律」到統領『全軍』的理论框架「(0)一、二、多(「多、二、一(0)」)」(宏觀)。這是認識的又一個飛躍、昇華，它加強了學科的哲學性、科學性。⁴⁴

修辭學家孟建安也指出：

陳先生認為：天下的學問不外是在探究萬事萬物之「異」、「同」而已，而「異」、「同」本身又形成「二元對待」的螺旋關係。也就是說，「求異」多少，既可以徹上「求同」多少；同理，「求同」多少，既可以徹下「求異」多少。這樣循環不已，就拓展了學問的領域和成果。陳先生把這種道理運用到章法的研究上，認為「求同」與「求異」看似不同，實際上是兩相對應而成為一體的。⁴⁵

而語言學大家王希杰在評論臺灣「章法學的方法論原則」時則說：

有一篇論文，題目叫做〈談詞章的兩種基本作法：歸納與演繹〉(《中等教育》27卷3、4期〔1976年6月〕)，「歸納法」和「演繹法」其實也就是章法學的基本方法。滿銘教授的章法學的成功，是「歸納法」的成功，這近四十種章法規則是從大量的文章中「歸納」出來的，一律具有巨大的解釋力，覆蓋面很強。同時也是「演繹法」的成功運用，例如《章法學綜論》中的變化律的十五種結構，很明顯是邏輯「演繹」出來的，當然也是得到許多文章的驗證的。……陳滿銘教授和他的弟子並不滿足於單純地「歸納法則」，他們力圖建立統率這些比較具體的法則的更高的原則(案：

⁴⁴ 鄭頤壽：〈陳滿銘創建篇章辭章學——代序〉，見《陳滿銘與辭章章法學》，同注35，頁7-12。

⁴⁵ 孟建安：〈陳滿銘與漢語辭章章法學研究〉，同注35，頁121-122。

即演繹法則)。……這符合「科學」的最簡單性原則，而且也是變化無窮的；這其實就是《周易》的方法論原則（案：即「哲學」）。⁴⁶

可見章法學之研究，從頭到尾都未脫離過「異（歸納：科學性） \leftrightarrow 同（演繹：哲學性）」的「雙螺旋層次系統」。

由此推擴開來，這種「異（歸納：科學性） \leftrightarrow 同（演繹：哲學性）」互動的「雙螺旋層次系統」，除章法學之外，對「跨界研究」在「知識創新」上來說，是同樣適用、同樣重要的。

參考文獻

- 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邊界想象與越界建構〉，陳思和、許文榮主編：《馬華文學：第三文化空間》，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2014年。
-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易經集成》149，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 王希杰：〈陳滿銘教授和章法學〉，《畢節學院學報》總76期，2008年2月，頁1-5。
- 安海姆著、李長俊譯：《藝術與視知覺心理學》，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82年。
- 李清洲：〈形象思維在生物學教學中的功能〉，廈門：《學知報·教學論壇》，2010年5月4日，B08版。
- 李澤厚：《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年。
- 孟建安：〈陳滿銘與漢語辭章章法學研究〉，《陳滿銘與辭章章法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
- 胡有清：《文藝學論綱》，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張立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 陳波：《邏輯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香港：大光出版社，1961年。
- 陳望衡：《中國古典美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陳滿銘：〈論「因果」章法的母性〉，《國文天地》18卷7期，2002年12月，頁94-101。
- 陳滿銘：〈論「多二一(0)」的螺旋結構——以《周易》與《老子》為考察重心〉，

⁴⁶ 王希杰：〈陳滿銘教授和章法學〉，《畢節學院學報》總96期（2008年2月），頁4。

- 臺灣師大《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48卷1期，2003年12月，頁1-20。
- 陳滿銘：〈辭章意象論〉，臺灣師大《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50卷1期，2005年4月，頁17-39。
- 陳滿銘：〈論章法結構與意象系統——以「多」、「二」、「一(0)」螺旋結構切入作考察〉，《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卷4期，2005年8月，頁70-77。
- 陳滿銘：〈意象與聯想、想像互動論——以「多二一(0)」螺旋結構切入作考察〉，臺北：中國修辭學會、東吳大學中文系，《第七屆中國修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5月，頁1-12。
- 陳滿銘：《「多二一(0)」螺旋結構論——以哲學、文學、美學為研究範圍》，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
- 陳滿銘：〈意、象互動論——以「一意多象」與「一象多意」為考察範圍〉，中山大學《文與哲》學報11期，2007年12月，頁435-480。
- 陳滿銘：論章法結構之方法論系統——歸本於《周易》與《老子》作考察，臺灣師大《國文學報》46期，2009年12月：61-94。
- 陳滿銘：〈論辭章之無法與有法——以客觀存在與科學研究作對應考察〉，彰化師大《國文學誌》23期，2011年12月，頁29-63。
- 陳滿銘：〈試論方法論原則之層次系統——以修辭與章法為考察範圍〉，中山大學《文與哲》學報20期，2012年6月，頁367-407。
- 陳滿銘：〈章法學三觀體系的建構過程〉，《章法論叢·第七輯》，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3年11月，頁1-24。
- 陳滿銘：〈論辭章章法學三觀體系之建構〉，中山大學《文與哲》學報23期，2013年12月，頁333-388。
- 陳滿銘：《辭章章法學體系建構叢書》十冊，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
- 陳滿銘：〈哲學「多二一(0)」與科學「DNA」雙螺旋的對應、貫通〉，《國文天地》30卷12期，2015年5月，頁116-125。
-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臺北：滄浪出版社，1986年。
- 彭聃齡主編：《普通心理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
- 黃順基、蘇越、黃展驥主編：《邏輯與知識創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 蔣孔陽、朱立元主編：《西方美學通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
- 劉勰著、黃叔琳注、李詳補注：《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歐陽周、顧建華、宋凡聖等：《美學新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錢志純：《理則學》，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
- 鄭頤壽：〈陳滿銘創建篇章辭章學——代序〉，見《陳滿銘與辭章章法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
- 顧祖釗：《文學原理新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